新京报
2012年2月23日 星期四

丈量北京环线
透视城市年轮

北京地理

总第1202期

城门变

——消失的城门与激情二环路

本版摄影、撰文/本报记者 李飞

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是二环路沿线唯一复建完成的城楼。

德胜门箭楼是北京内外城诸门中仅存的两座早期箭楼之一(另一座是前门箭楼)。

高高的德胜门箭楼下，几个挽起裤管的孩子在护城河边愉快地捞着螺丝和小鱼，他们也不时地嬉闹着，水面泛起阵阵涟漪。夕阳西下，德胜门箭楼逐渐变成剪影，阳光在水中的倒影逐渐变红，映红了孩子们的半个脸颊，似乎催促着他们赶快回家——这是我小学时一段真实的暑假生活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，30多年，除了出差和旅游，一刻也没离开过。我在北二环附近长大，小时候，周末一家人坐公交车出行，听到售票员报站："下一站鼓楼豁口……"便好奇地问父亲："什么是豁口？"父亲说："过去二环路上面是高高的城墙，墙两边的人们想见面，怎么办？就把城墙豁了个口子，好似人掉了颗门牙就叫豁牙子，城墙开了口子就叫豁口。后来城墙拆了，只留下了豁口这个地名。"我一知半解地点了点头。

若干年后，到了换牙的年龄，门牙掉了，我飞奔到父亲面前，指着自己大门牙的位置说道："看，鼓楼豁口！"

古老的城墙就好似一口牙齿，那些年，以保障交通为由，拔牙式地拆除了大部分城门和城墙；若干年后，又在牙床上用钢筋水泥和沥青，浇筑了一口名叫"二环路"的现代牙齿，而二环路上的立交桥，则继续刻着当年那些"牙齿"的名字。看到这些名字，后来人不免想看看当年的城门，好在影像技术为我们留下了当年的老照片。

于是，我站在车流滚滚、激情四射的二环路上，手里拿着各个城门的老照片，利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，用遮挡镜头的方式分别曝光图片的上下两部分，以城市的天际线为界，画面上方，是如海市蜃楼般的古老城门；画面下方，则是奔涌不息、略显拥挤的二环路。

我的相机不停地穿梭于古老凝重的城门与光怪陆离的现实之间，感受着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速度——与二环路上奔驰的汽车所代表的激情与躁动相比，城门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显得如此平静、安详。

坐在地铁二号线车厢里听着报站名："安定门，东直门，朝阳门……"心里不免有些惆怅，但"二环路"这个词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京生活的叙事中，如那首著名歌曲《钟鼓楼》中所唱："我的家就在，二环路的里边。"二环路已经成为了北京这个城市新参照物："走二环，还是走城里"，似乎也成了打车时司机师傅最常问的一句话："我在二环上堵着呢"是我们最常见的迟到理由；"二环十三郎"则让我们想到轰鸣的引擎和燃烧的青春……

北京城已经失去故去的时代留下的大部分美丽，仅存的那些，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才是。失去美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创造美丽的能力；继续创造更多的美丽，才对得起那些毁掉的美丽。希望新北京的建设给我们留下经得起考验的美，而不是更多的一声叹息。

下期预告 敬请关注下周四北京地理"城市年轮"之三环路总说。 电话：010-67106743 Email:xjbbjdl@163.com。

责编 耿继秋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陆爱英